

台湾往事：1940—1947

杀鬼

【台】甘耀明◎著

「如此文笔可惊天」——莫言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杀鬼

〔台〕甘耀明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鬼 / 甘耀明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5

ISBN 978-7-5057-2748-9

I. ①杀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6703 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《杀鬼》2010年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经外图(厦门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 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10-2233

书名 杀鬼
作者 甘耀明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
规格 787×1092毫米 32开
13.375印张 300千字
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
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748-9
定价 28.0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我的愿望是马上死掉，快快乐乐地当野鬼。当鬼好好，不用人管，每天在外头玩，也不用回家。我当鬼就不用写作业，不用上学。我当鬼，不用吃饭洗澡，我的祖父再也不用打我骂我了。

——关牛窝公学校·刘兴帕·作文题目《我的愿望》

未老心迹倩谁猜？翻为啼血杜鹃来！耳盈虏语已堪恨，目满蒿莱更可哀！

世异空垂悲国泪，愁深莫上望乡台。死生容易何曾惜，报国无门枉尘埃！

——三十遣兴·鬼王（吴汤兴）

海行兮，为水流尸
山行兮，为草掩荒尸
死在大君侧，无惧无悔

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名歌《海行兮》

目录

Contents

- 名字里有番字的少年 001
- 从现在开始,我要成为日本人 016
- 绊倒火车的九鳌头 034
- 爸爸,你要活下来 050
- 我叫作鹿野千拔 065
- 少年的梦里只有坦克 076
- 天公伯终于青瞑了 095
- 莎扬娜拉,大箍呆阁下殿 116
- 螃蟹人与抛火蛋的大铁鸟 139
- 她喊加藤武夫时,没有布洛湾了 156
- 母亲死在自己的梦里 178
- 亚细亚号与萤火虫人 197
- 神风来助,桃太郎大战鬼王 220
- 九青团与矮黑人都坐上火车了 237
- 圣母玛利亚·观世音娘娘下凡 263

- 构树不言,下自成蹊 287
- 往七重天之路 305
- 鬼屋是穷人的乐园 319
- 我是鬼子,也是来寄信的 336
- 再会了,下港的黑狗兄 366
- 重返关牛窝之路 384
- 日久他乡是故乡 400

甘耀明谈《杀鬼》 415

名字里有番字的少年

杀人的大铁兽来到“番界”关牛窝了。他有十只脚、四颗心脏，重得快把路压出水，使它看起来像一艘航行在马路的华丽轮船。新世界终究来了，动摇一切。有人逃开，有人去凑热闹，只有“龙眼园家族”中的帕要拦下大铁兽。帕是小学生，身高将近六尺，力量大，跑得快而没有影子，光是这两项就可称为“超等级人”，意思是能力超强者，照现今说法就是“超人”。

大铁兽来时，帕和同学正好放学。那天的天气很冷，他们赤脚走在一种早年特有的轻便车轨道上，想用冷铁轨麻痹脚板，这样走路就不太痛，却常踢破了趾头流血而不自知。忽然间，帕跪下去，耳朵贴上轨道，上头除了轻便车的奔驰声，还传来大铁兽的怒吼。他跳起来，大喊他要拦下大怪兽，喊完便戴上战斗帽。一旁老是跟班的同学也戴上盘帽，拉一拉帽檐，学他张开手，但搞不清楚自己的蠢样是要干吗。帕的眼珠暴突，肌肉膨胀，他多走几步，站上那座才建好的“香灰桥”，张开脚，挺着腰，直到胸肌充满了旺盛的气力，大吼一声，要在这桥头挡下那改变关牛窝的魔魅力量。

“香灰桥”是不久前由百位年轻人建的。他们扛十八座小工舍进庄，吃住在里头，走时把工舍扛走。这些推行皇民化的人，把画有两把铁锹的旗子插在地上，立即帮山路动手术，拿丁字镐、凿子及锄头猛刨，庄子到处弥漫着泥灰。他们工作起来那么有干劲，几乎像在玩把戏：把路在这里往上撬、那里往下捶，几下就平了；拓宽用手抓住路两边，倾身往后拉开便行；裁弯取直是站在庄子

的两头把路扯直了，再铺回这种称为轻便车或台车的轨道，过程好到没的说。遇到关牛窝溪，他们架起桧木桥，淋上沥青强化。这一切都完成，才扛走工舍。可是，当夜的溪谷就闹鬼了，流过的汹涌嘲笑声把桥冲毁了，顺河流五公里找不到什么残木。青年人又扛回工舍，改用石头建桥，加班到午夜才竣工。当晚的溪水少，却流过激烈的鬼声，把石桥拆崩了。青年人除再扛回工舍外，还扛来一台黑轿车。车放在大桧木板上，由四十个人扛着跑，像迎神祭庆典中扛着绕境的宝辇。到了目的地，他们把轿车搬下，郡守走下轿车。因为战争使得汽油欠缺，郡守又想坐车，这才由抬得手痒痒的青年人扛来。文武官、保正早就在路边夹紧腿站一排，恭敬迎接。庄人跑来凑热闹，表面正经、私下更正经地说：这桥连内地（指日本。编者注）的师傅都没法修呀！因为河里住了一群乌索索的毛蟹，是恩主公的营兵。要是没先去庙里丢个圣筊，得不到恩主公的同意就盖桥，毛蟹会拆到你脱裤子。

郡守叽里呱啦地用日语骂：“亏你们是大国民呀！现在是大东亚圣战的非常时期了，连桥都建不好，要是军需不能运，大家就完了。”内地来的工程师听了猛点头，明白了道理。他们在溪流上架模板、绑铅丝，再将水泥掺入水和沙子，搅拌后灌入模板。一位老农看了大笑，说：“哎呀，石桥与木桥都垮了，反倒用烂泥做。”好多村民拍膝应和。到了当夜，有人提火把来看，听到毛蟹愤怒地对桥墩猛甩耳光的响声，乐得把话闷着，明日再拿出来趁人多取笑。第二日，天才亮，大家跑到桥头，神鬼搓把戏似的，桥稳稳的没垮，只有模板脱了，亮出非钢非铁非石头的东西。那散落的模板上全插满了断螯，像蜂蛹般颤个不停。恩主公的大将都没用了。几位孩子在地上找，看有没有昨日留下的软泥，认为吃了这个身体变成铁。老农忍不住骂：“一群憨腩子！那香灰在庙里最多，不用抢。”

“那不是香灰桥，是在桥上涂了红毛泥，才十分硬。”在那桥盖好后几日，帕的阿公刘金福在桥边对帕说：“照你阿兴叔公的讲法，那泥羹是红毛人带来

的。他们将奇石碾碎，再用锅炒熟成泥灰，用时，把泥灰掬水搅砂，水干后会变回你想要的石头，怎样的形状都行。你知道红毛人吧！就是荷兰人，被国姓爷（指郑成功。编者注）打走的。他们鼻孔翻天，眼珠有颜色。大清国时，他们行过关牛窝，到红毛馆山住，雇樟脑工焗脑，一担的脑砂能换一担的钱。”

现下，帕要在水泥桥挡下铁兽。咚咚的，铁兽来了，把烟吐上天，惹得群山的棱线微涨了。转过弯，大怪兽亮出蓝绿色车壳，肚子长了十颗轮胎，有四个快速动作的直立式汽缸。它是一列不靠铁轨也能走的火车。火车后头跟着两台卡车和五匹马，前头有吉普车引导。吉普车上的宪兵对车夫大吼，要不就搬走铁轨上的轻便车，要不就只有变成肉泥的份。几位大胆的孩子跑去，用日语大喊：“是火车来了。”有的用日语大喊：“巴士来了。”他们隔着火车争吵，吼叫全被铁兽的喘息声淹没。村人的焦点很快又转移了，因为有一头被火车吓坏的牛向着帕直冲过去。这黄牛嘴吐白沫，牛鼻被铜贯扯出血，后头拖着的空车蹬到石块就高高蹦起，让紧追的老农大叫大哭。只见帕把力气聚满身，不过是一手拗牛角，一手扯牛环，微微用力，牛就乖乖靠在他怀里了。

那一刻，是人都欢呼尖叫。坐在火车里的日本陆军中佐鹿野武雄吃了一惊，从座位弹起来，问随行的庄长：那壮汉是谁？“那是帕，一位爸妈不要的孩子，虽然高大却还是小学生。”庄长恭敬回答下去，“他是大力士，喜欢拦下路上的怪东西，连北风都敢拦。”鹿野中佐远视着帕，抿嘴不语，心想：“大力士，不一定是能配称‘超弩级’的人。”便要考验帕的能耐。他传令点督，帕要拦就拦，就是能拦下全世界更好。鹿野中佐治兵如鬼见愁，极为严厉，说一句话，旁人得做出百句的内容，因此有“鬼中佐”封号，而“鬼”在日文汉字中有凶狠的意思。传令兵勒缰骑马，喝声去传令了。于是，前导吉普车紧停在帕前面，不是怕被人拦，而是怕违令而害惨自己。帕却怒眼圆睁，天真无比地吼：

“闪，你挡下后头的怪物了。”他连人带车地把宪兵推到路边，撒泡尿也比这省力。帕拍拍手上的灰尘，站回桥头，把十根手指关节捏得又响又烫，然后张开手臂。庄人叫得半死，都等着帕拦下铁兽。

火车的前头有个小驾驶室，里头的操作员转着大方向盘，只要拉一根铁棒，汽笛喊出的尖锐声，能让路人头发全竖成钢针。火车鸣笛来，帕也大吼回去，憋满了气力迎接。这一叫，火车像纸糊的，摇摇颤颤地刹停，两侧溢了几泡蒸汽。这时节，火车尾蹦出一位十七岁、名叫赵阿涂的司炉（专给蒸汽火车填煤的工人。编者注）。他脸上老是挂着鼻涕，甩呀甩的！人爬上车打开水箱，又从驿边的水塔拉下了输水器“水鹤”，注水给火车。村童大叫，觉得帕真厉害，要铁兽停，它哪敢走。接下来孩童轻叹，原来几日前建完的木房不像驿站，倒像是畜兽栏，水塔也是给它洗刷喉咙用的。助理加完水，跑回炉灶间。那里热得仿佛空气中游满了透明蚯蚓，大火把他的汗烤干，白色的体盐落满地，脚踩起来沙沙响。他用铲子给火室喂石炭。火舌舔得凶，把煤咬出脆亮。一团石炭从煤箱滑落，纵身一弹，还没落地就给一位利落的孩子接着。他一啃，牙咬崩了，满嘴黑呼呼地喊：“这石头能烧火了。”

铁兽不来，帕上前理论。火车真壮观，车前挂有黑檀木底纹的菊花环，环内写“八纮一字”四字。意思是要纳八方于同一屋宇，即四海一家，潜台词是征服世界的意思。车头还交叉挂着日本国旗和陆军十六条旗，迎风猎猎，好不剽武。火车的线条雄悍，迷宫般的转轴和神秘运转的精巧齿轮。轮胎是实心橡胶胎，主动轮直径有一米八。夕阳斜来，车壳发出闪光。帕摸了车头用来推开路障碍的铁鸭嘴，上头流动着一路所累积的静电，啪一声，他被电得大喊：“它咬人。”帕的胆都冒疙瘩了，小心地绕到另一边观察，不料叫得更大声。这回不是触电，是看到车墙上贴了张报纸，头条是“皇军奇袭美国，炸弹轰沉珍珠湾”。美国珍珠港报废了，用“轰沉”不是“击沉”，表示珍珠港像战舰般瞬

间沉没。帕高兴得鼓满了肺气，双臂一挤，高声喊出：“轰炸美国，美——国——陷——落——”陷落就是沦陷。帕喊声一出，千山荡起回声，让所有的孩子也兴奋得不断喊：陷落、陷落……

帕忘了拦下铁兽这回事，兴奋地抓着它摇晃，其他孩子跟着摇车。火车渐渐地颤抖起来。鬼中佐要看帕如何面对新式火车，要士兵们等待，即使帕点一把火烧他们，也要有稻草人被活活化成灰的精神。孩子摇完火车，学帕爬上车，他们跑上蹿下，熟悉得当灶房来逛。这时候，帕第一次看到鬼中佐，毫无畏惧，却被他身边一位叫秀山美惠子的女子惊着。美惠子脚着白袜鞋，穿西洋白衫，下着淡蓝长裙，身材纤细。她是关牛窝公学校的新教师，和传统穿裤子的女人相比，她洋派多了。尤其是脸颊红如苹果，白皙润泽，是内地人特有的面相。

美惠子作出了凶脸，对帕说：“你们‘番人’好野蛮。”见帕不言，又问：“你是毕业生吧！”

帕注意到她脚边敞开的大黑皮箱，一些书籍及日用品因摇晃而散落。“我还在读书。”帕说，看着美惠子夕阳下清淡的线条，美极了。

忍不住的是巡察，他们站在驿站前恭迎火车多时。在大铁兽前，他们的佩刀兴奋得发出细微响声，连忙用手按下，却发现手抖得更凶。车站一带属翘胡子巡察管的，这绰号来自他留有仁丹广告那种上将式的翘胡子。翘胡子巡察多少有些怕帕，但这次太荒唐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拿了短鞭走到车内，猛挥去，对着帕的额头凿出鲜血。“笨蛋。”车尾传来鬼中佐的声音，他站起来，眼神如豺狼一般，斜阳把高筒军靴炸出了刺眼的反光，好像脚踩怒火。一旁的士兵寒毛竖直了。翘胡子巡察把腿并得没缝，胡子一翘，随后又怒骂着帕，要这个清国奴滚下车。鬼中佐又骂笨蛋了，拍响军刀，指着巡察的脚说：“所有文武官，明天起给我打绑腿。”翘胡子巡察这才知道是自己被骂，应声下车。这时候，鬼中佐走过帕，要是正眼看这孩子会有点怕。他走下车，穿过黑压压的村民，爬

上备妥的楼梯，站上车顶铺好的红艳绒布。他看着纵谷的某座山，抽出银亮的佩刀，对纠集的村民说：“这是新的时代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为天皇工作。不惜任何代价，给我铲平那个山头。拿起工具，唱歌出发。”火车响出汽笛，抖动起来，四周炸出白茫茫的蒸汽，像浮在海上装满朝气的轮船。整座纵谷也仿佛苏醒了。

新世界来了，人逃不过去，连鬼也是。长眠土下的“鬼王”被尖锐的汽笛声吵醒，他睡得够久，也够累了，时间摧毁他的肉体，却没有磨光他的锐气。鬼王暖好筋骨，伸开双手，却碰到坚硬的大铁棺，于是收手。他以为下雨了，伴着淅沥的雨声睡去，直到帕一个月后暴怒地吵醒他。雨声是鬼中佐撒尿发出的。那时节，鬼中佐骑马，走向磅礴的森林，后头跟着吉普车和数百位扛工具的村民，要去砍平一座山头。他们沿通往原住民部落的山道走，路上的小坑积满水，里头的水黾跃开长脚滑行。随着中气十足的步伐，水窝震动，抖开水波，来不及逃走的水黾被密集的人群踏死。树阴兜头淋下，鬼中佐的眼角闪着光芒。他勒住缰绳，岔入暗隐的小径寻光，士兵挡住了随后的村民。在长草尽头，鬼中佐解开裤裆小解，撒出热尿，把土里刚睡醒的鬼王浇得热烫。勒紧腰带时，鬼中佐发现了蹊跷，出刀拨开草，露出一块风雨模糊、上头刻的字迹已淡晕的大石碑。鬼中佐跳上大石碑，放眼望去，在冬风压低的草丛中，前方密布着无尽的死人碑，自己陷在标准的汉人坟场。他大笑，以畅快喉咙，而鬼王却听他撒落的尿声睡去。两位士兵闻笑声跑来，腋下夹步枪，手指勾在扳机。“清国奴就是清国奴，做鬼也一样。”鬼中佐指着乱葬岗，咧开嘴：“死了也是一盘散沙，没有秩序可言。”两位士兵听了傲然，“嗨”一声收枪。鬼少佐抽出白布，擦净军刀上的灰尘，收入刀鞘，勒马离开。

鬼中佐发现关牛窝不是传说中毒蛇、疟疾和“生番”砍人的荒地，而是物

产丰饶的天堂，这里出产的稻谷饱满丰润，像鲜乳一样从穗尖滑到底，也像鲜乳一样喂养人。可惜山风烈如刀刃，皮肤常被割伤，与内地关东著名的下山风一样，往往伤人于无形中。他在公学校旁的空地扎军营，开始练兵，要把士兵练成山风般锐利，去战场收割敌人。不过，吉普车的发动声和马匹鸣叫，干扰了学生上课。

学生每日面向东升旗后，要转向东北朝内地的皇宫鞠躬，代表对天皇、皇后的敬意。可是离学生最近的，只有马匹吐气。它们向学生们咧嘴皮。士兵连忙把马拉过去，学生这下看到更精彩的——马屁股开阖，一坨粪直落地，冒热气。帕忍不住大笑，一次比一次夸张，前仰后合，鞠躬时快拗不回腰骨了。师长对这大孩子没办法，要是其他的孩子敢笑，一巴掌甩回去。特别是校长更是狠，平日听到谁讲客语或泰雅语，骂完就呼巴掌，把人甩得五官翻山，再把写着“清国奴”的狗牌挂在学生身上。被罚的学生要去找下一个不讲“国语”的人，移交狗牌。狗牌最后全找到主人，挂在帕身上，像胡子一样密集，要是一般的孩子早就被压得脊椎侧弯。狗牌挂越多，帕就越讲方言，铁着心挑战规定，校长要是敢呼去巴掌，手肯定肿得找不到指甲。所以，校长看到帕对马狂笑，只有咬牙的份，想来想去，只好把他调为升旗手，也许拉拉绳子能让他专注些。三天后的升旗典礼，即使六匹马一起放屁拉屎，帕也不皱半个笑纹，冷得像风中的石头。校长以为这是他的功劳，把帕调为旗手是对的，其实是新老师美惠子无意间用黑土丸驯服了帕。

美惠子教学生饭前洗手，说苍蝇这么脏，专吃腐败东西，也知道要不停地用手搓洗，把脸抹干净才动嘴，何况是人呀！美惠子也教他们饭后刷牙，说不刷牙的人比动物园的猩猩“丽塔”还糟，丽塔还会刷牙呢。她还要求学生每天洗澡，上完厕所用纸擦屁股。她把报纸裁成一块块，挂在公厕使用。帕常在蹲厕所时看报纸广告，趁大肠抖擞、屁股大开大阖时，数着刘金福教他的汉字还认

得几个，大声念给隔间的同学听。但是最吸引人的还是报纸上的广告图，呈现万花筒的世界，让人眼花得上完厕所起身会头晕。他们都等着学校的毕业旅行，那将是他们第一次到大都市开眼界，但现在在广告上就预习了一切，知道那是有钱就能体验的新世界。比如，冰箱能分泌冷飕飕的荷尔蒙蒸汽，让猪肉睡成木乃伊，花八角钱就能租用；水死掉后硬成冰淇淋，花五分钱，可买它在嘴中复活；电扇能制造小型“神风”，附加绞碎飞蚊和蟑螂的威力，十元就能买。学生没闲钱，深觉最好的享受就是看人吃冰而自己流口水，就像他们看广告就能干过瘾，等上课铃响起才起身。为了珍惜报纸给他们的惊喜，他们都不愿当卫生纸用，只用竹片刮屁眼。

有一次上课，美惠子要帕和一位很瘦的同学站在一块儿比较，以此说明什么叫营养不良。对照那位瘦同学皮包骨头，瘦成竹竿，吃下肚的营养全被蛔虫拦截——它们又肥又长属于盗匪型的蛔虫。美惠子告诉全班，帕的魁梧身材，是吃米饭的模范。大家羡慕得鼓掌。帕摇头，说他一年只在除夕喝白汤，里头找不到饭粒。美惠子说，那种白汤叫牛奶，喝这种高营养汤的才强壮。帕猛摇头说，那是“稀饭”，淡得像喝水。因为帕用客语讲稀饭，难翻译成日语，只能用粉笔灰掺水来示范。最后，帕掀开装书的花布包，满足美惠子对他食物的好奇。帕连饭笕都没带，每天带米酒瓶，吓得美惠子把他当作酒鬼。瓶子像现今的清酒瓶大，里头塞满当成餐饭的萝卜干。美惠子难以相信吃这样食物能让人强壮，无病无痛地长大成人。帕说，他倒是有牙虫发疯的病，钻入脑浆或下顎了。美惠子知道那是牙痛，用一种湿臭的黑药丸，塞入帕的臼牙缝，说：“这是天皇赐药，你吃了要更尊敬他。”帕的蛀牙好了，他记得那种外壳画有喇叭的橘红盒子，名叫“征露丸”——这是1940年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发明的一种药，意谓征服了“露西亚（俄国）”。

帕很听美惠子的话，升旗时，不再乱笑马屁屎。但是学生很快看不到马抖

屁股了。鬼中佐把学校改成练兵场，把学校搬到恩主公庙，把恩主公搬到庙里的供桌，准备用火烧他们。鬼中佐要让寺庙升天，择日把支那神烧了，要大家改拜供奉在神社的天照大神，他的地位等同于玉皇大帝。恩主公成了囚神，供桌上摆了米食和猪鸭，这是他的最后一餐。恩主公多日睡不着，眼袋浮肿，眼角囤了一泡眼屎。他很快就有伴了，因为全关牛窝的二十八尊神像都来了，要被送回西天。一旁由士兵架枪看守。怕恩主公被民众劫法场，于是全用钉子钉死，用铁链把恩主公缠得跟弥勒佛一样，却少了笑口常开的豁达。由神道教的僧侣祝祷完之后，行刑开始，放火烧，加木柴又泼油，把众神牢牢关在里头。他们握着火焰栏杆，身体直冒浓烟。烧到最后，只剩恩主公活着，其他的都化成了灰。不过活下来的也好不到哪去：恩主公的一张红脸烧成黑脸张飞了，神服和绣球官帽被火烧了个精光，又丑又可笑，恨不得找堵墙撞死。

鬼中佐命人把裸身的恩主公搬出，放在车站前示众，等待火车碾出他的神魄。一刻钟后，火车翻过牛背岭，大烟熏黑了白云，直冲驿站而来，见着恩主公就像遇到蟑螂一样用力踩去。恩主公牙一咬，成了踩不死、压不扁、踩不烂、碾不出肠的泥团，火车来来回回、无论怎么压也没办法。鬼中佐让火车停下，走到恩主公前，大吼一声：“帕，出来。”帕个子很高，头从人群中浮过来，不久露出全身。鬼中佐要他报上名来。

“我是帕。”他双手叉腰，眼大而不厉。

“这是‘番名’，汉名呢？”

“刘兴帕。”帕又补充说，“我的名字里有个番字。”

“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，我收你为义子。以后，你的名字是鹿野千拔。”鬼中佐说罢，对帕不断复诵“鹿野千拔”，不疾不缓。帕先是握拳抗拒，不久捂住耳朵，但来不及了。那名字在脑海放大，如雷霆霹雳，要驱逐它不如接受了，于是帕张嘴放逐那些心音，说：“鹿野千拔。”

“鹿野干拔，来。拔刀，斩支那神。”鬼中佐拍了拍腰间的佩刀。

帕上前几步，握刀柄，把那把刀拔出鞘。他飞快地挥刀，几乎看到空气裂开的伤口，才大吼一声劈去。恩主公分家了，迸出扬扬洒洒的尘土，并飞出一群虎头蜂。虎头蜂是制神尊时封在泥内以显神威的，如今仍然猛剽，翅膀生风，撅起带刺的尾巴对帕发起攻击。帕空拳撈向蜂群，一掌抓了三十六只，放入嘴里嚼个爽。这时候，火车火室也烧得正紧，火舌自己顶开炉门，想把司炉卷进去。日本兵赶紧把恩主公的残肉丢进去烧。火车吸收了神魄，轮胎又刨又跳，不用多半颗炭的助兴，一转眼就跑到纵谷的尽头，只留下蓝天中的黑烟。老村民纷纷跪倒在地，用双手接下那被称为“神灰”的烟灰，仔细收藏祭拜。煤云轰隆隆地膨胀，落下闪电，哗啦啦地下起大雨。人都散了，帕还站在场上，双手在发抖，听着雷雨响在每座山的怀抱里。他竟然杀了神，而且怎么杀的都不晓得。他没处可逃，要一辈子被神诅咒了。

全关牛窝最后知道恩主公被杀的，就是帕的阿公（意为祖父。编者注）。刘金福。刘金福当年是关牛窝的土豪，用一株百年龙眼树繁殖出无数树苗，靠此养活子孙。庄里产的蜂蜜浆稠，如月光般晶莹明亮，如掺了时光的液态玛瑙，每季珍品皆装入雕有桂圆花的玉罐。珍品进贡给巡抚刘铭传吃，让他的麻子脸好了不少，却让他妻妾的感情更坏了，因为她们常为养颜美容的蜂蜜争来争去。刘金福因此荣升武官八品，率领一百位官兵隘勇和民兵隘丁，以防原住民的侵扰。刘金福娶了三个老婆，以搞垮三张床而自豪，却苦于记不得十五位子嗣的排序和名字。清朝败给日本后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割让台、澎。刘金福听说日本人爱抽税，吃饭洗澡放屁要抽头，跟老婆上床还要缴税。他气不过，领了军民一百二十人，带了十把防“番仔”的火绳枪、二十支戳山猪的鸡油柄镖刀、四十支竹篙插菜刀，加入“义军”对抗日本的现代化武器，展开俗称为“走番

仔反” 的战争，不过这回的“番仔”变成了日军。义军越打越惨，最后在台湾中部的一座大山头被日军彻底击溃。刘金福退回关牛窝。日本人到村子治理后，刘金福找了一万个理由反抗，但发现没有比老理由更好的理由，就是宁愿绑死也不缴半滴“精液”税。他有志气地抛家弃子，独隐深山，用竹篱围成圈，延续一个叫“绿巴碧客”的神秘小国。他自拥国玺和国旗，国土有几亩菜园，子民有几只鸡鸭，继续和日本人消极抗衡。

国玺有拳头大小，上刻官衔“伯理玺天德”，是洋文“总统”的音译，不料给帕吃掉了。帕小时候对世界的认知全靠嘴，拿到什么都吃，还差点喝掉一条山溪，没的吃就吮自己的拇指。他这贪吃鬼，舌头老是黏在地上，像蜗牛一样到处卷东西，两口就啃光国玺，还不肯屙出来。刘金福拎着脸盆苦追一个月，才对粉红的小屁眼叹气，说了上百回“算了”。他自嘲就算不是做总统的料，至少能保护好蓝地黄虎旗（台湾日据初期，台湾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，成为“台湾民主国”，蓝地黄虎旗为其“国旗”。编者注）。他赶紧升起旗，在蜗牛壳中放月桃的种子当铃铛，系在旗杆底，以防帕往上吃。蓝地黄虎旗是从战场拿回的，烧剩下一半，金葱绣虎只剩下半身和五个弹孔。其中穿过旗子的两颗子弹，卡在刘金福体内，他说他那时把国旗绑在身上杀向日军。此后，每当气候和湿度有异，他便大叹：“唉！两尾泥鳅活了。”他体内两颗子弹开始窜流，彼此分不清是仇人还是爱人在追逐，不客气地打烂器官，快搞死人。这时刘金福会念上几回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安慰子弹，更能安定自己。

他却活得长寿，是全庄最强悍的“活死人”。他在篱笆外筑短坟，碑石刻上“刘金福之墓”，如果不想见的外人来打扰，就指着墓说：“他死了，灵魂已转去唐山。”这神秘国越来越冷清，访客只剩下越积越多的青苔。只有过旧历年时来一群山下懂门路、吃甜头的孩童，走两小时山路，在篱笆外跪喊：“绿巴碧客，万岁；伯理玺天德，万万岁。”刘金福欢喜极了，要封他们作哨官、营官，